

[英]斯图亚特·汤普森 /著

贺和风 朱艳圣 /译

社会民主主义在后福特主义经济中的困境，在于其是否有能力在不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或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范围内扩大社会的平等。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打破实施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所必须的各种制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有替代的政策，其价值体系的基础又遭到削弱，它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

Shehui Minzhuzhuayi de Kunjing: Sixiang Yishi Zhili yu Quanqiu hua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编委会

顾问：殷叙彝 主 任：王学东

成员：王学东 张文成 刘庸安

贺和风 林德山

[英]斯图亚特·汤普森 /著

贺和风 朱艳圣 /译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

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

Shehui Minzhuzhuyi de Kunjing: Sixiang Yishi Zhili yu Quanqiushua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ocial Democratic Dilemma by Stuart Thomason

Copyright © 2000 by Stuart Thoma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algrave Macmillan,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原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
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2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英]斯图
亚特·汤普森著;贺和风,朱艳圣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7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ISBN 978-7-5366-9597-9

I.社… II.①汤… ②贺… ③朱… III.社会民主主义—研究
IV.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041561 号

版贸核渝字(2005)第 125 号

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思想意识、治理与全球化

SHEHUI MINZHU ZHUYI DE KUNJING——SIXIANGYISHI ZHILI YU QUANQIUHUA

[英]斯图亚特·汤普森 著

贺和风 朱艳圣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 玮

责任编辑:杨亚平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蒋忠智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 092mm 1/16 印张:23.25 字数:356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 000 册

ISBN 978-7-5366-9597-9

定价:41.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

总 序

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主要政治思潮之一,是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及其国际组织——社会党国际的思想体系的总称。

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欧洲,最初是对欧洲工业化早期阶段出现的社会分化、工人贫困、劳资对立等“社会问题”的理论回应,后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社会民主概念最早出现于欧洲 1848 年革命前后,当时自称或被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派别大体分为三类:主张“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主张“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前两个派别主要从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养分,把启蒙思想家们在反封建斗争中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布的那些社会原则:“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而后者则以布朗基派为代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传统,所以也被称作共产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毫不犹豫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自称是共产主义者,参加并领导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他们有时也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和 1869 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大都采用了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成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初,随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在自己的纲领、章程和决议中越来越多地采纳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原则,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逐渐取得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社会

主义的同义语。

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生分化,逐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原第二国际左派与右派、中派彻底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成立了共产国际。右派和中派则重新联合起来,维持原来的名称并明确地对社会民主主义作出改良主义的解释。此后,原来在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斗争,变成了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外部对抗。在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文献中,社会民主主义由于与左派的革命理念决裂而成了改良主义、机会主义的同义语。而社会民主党人为了突出自己与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党人的根本对立,开始自称为民主的社会主义者。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社会民主党人继续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和政策体系,在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并开始了通过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和推行社会民主改革的实践。

二战结束后,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及其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的发表为标志,民主社会主义被正式确定为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党的纲领目标,并开始取代社会民主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的总称。与19世纪末的社会民主主义相比,二战后的民主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逐渐从各国党的纲领性文献中消失,而当年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方案却日益发展并在各党的纲领中占据了支配地位。社会民主党人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模式,不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而是一种由基本价值加以界定的规范性政治和理论思想。社会主义就是民主制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彻底实现,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不再被理解为毕其功于一役的壮举,而是一项持久的改良任务。此时,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显然已经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概念重新界定,而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则起到了把新、旧社会民主主义明确区分开来的作用。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此时西欧各国社会党已普遍认同了现行社会体制,作为体制内的合法政党与其他政党轮流执政,成为欧洲中左翼政治的主要代表。西欧多数社会党都有过较长时间的执政经历,有的党甚至长期连续执

政。它们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工人阶级和社会中下层群众的代言人自居,积极扩大国家干预职能,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对经济发展实行宏观调控,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福利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各国社会党的力量和影响达到了高峰。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西欧战后经济繁荣时期结束了。面对经济“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开始失灵,高成本的社会福利国家建设难以为继,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整体衰落趋势。从70年代末开始,新保守主义政党陆续上台执政,新自由主义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流,其特征是放松国家控制,大力推进私有化,实行紧缩的财政和税收政策,限制工会权力,削减社会福利。在新保守主义的进攻面前,社会民主党人因缺乏有效对策而陷入被动防御地位。

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征候更加明显。各国社会党不仅党员人数和选民人数急剧减少,而且理论上迷惘退缩,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认同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爆发了关于是否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还是以“社会民主主义”来代替它的争论。虽然这场争论最终没有得出正式结论,但实际上现在各国社会党(包括社会党国际)已很少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而更偏爱使用社会民主主义概念。我们这套丛书所收著作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

概念的变化反映了西欧社会党力图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和更加灵活的策略应对时代的挑战,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巨大转型压力作出理论上的回应。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向被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历史上的改良主义者,包括修正主义者,都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终将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而只是强调这种制度替代的和平性质和渐进性质。而此时主张放弃“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人,尽管表面上的理由是与苏东“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但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理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的目标和理念,其目的不是向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使其同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决裂,抛弃一切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整体性制度替代的东西,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

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或“现代化”成为西欧社会党转型的主题词,在此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从思想理论到纲领政策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转型很快为西欧社会党带来了回报。90年代中后期,西欧各国社

会党陆续走出政治低谷,进入了一个政治复苏期,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 15 个成员国中的 13 个国家执政或参与执政的盛况,被称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不久以后就有一些社会党相继下台,仍旧执政的党则面临着许多政治和经济难题,特别是如何改革社会福利国家的难题。

20 世纪末以英国工党为代表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相应提法是“新中间”),使社会民主主义的“现代化”获得了一个新的载体。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宣称,“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第三条道路”表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目标是要超越左右两分的传统政治思维框架,既不走老左派“僵化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老路,也反对新右派完全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结合起来,在继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公正、互助等传统价值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找到一条既能实现社会公正,又让经济富有活力的新路。“第三条道路”是欧洲社会党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转型压力作出理论回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它的成败得失还需要经过历史的检验,由各国社会党的实践来证实。

总而言之,自从国际工人运动发生历史性分裂,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道扬镳以来,社会民主主义与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渐行渐远。尽管有一些社会党或党的领导人迄今仍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思想来源之一,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仍然是分析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从总体上看,今天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社会民主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主张世界观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社会主义论证的科学性,只抽象地设定自由、公正、互助等基本价值,反对提出任何全面的制度替代方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通过普选取得议会多数作为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把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作为变革社会的唯一途径;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而成为所谓的“人民党”。

尽管与科学社会主义有原则性的区别,但是从广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属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虽然社会民主党不再以传统的工人阶级

为载体,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是与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旧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它虽然不再追求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制度替代,但仍旧追求自由平等和社会团结的理想,坚持按照自由、公正和互助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精神来改造社会。它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培训、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仍旧力求与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通常更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更倾向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流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有许多重要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尤其是二战以后,它们是西欧社会福利国家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做到既推动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此外,它们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对其他社会思潮中有价值的思想兼收并蓄的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学习提高的能力,以及它们的政治竞争战略和执政经验,也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

最近 20 年来,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社会民主主义和各国社会党的研究,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也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陆续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译著,其中有一些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1987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共 5 种);1994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未来的社会主义》;1996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8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 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和译著《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1999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九十年代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和专著《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文集《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2001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 21 世纪的社会民主党》;2007 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等。但是总体来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由于国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往往比我们掌握更多的第一手材料,其研究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所以翻译和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促进和加强我国学术界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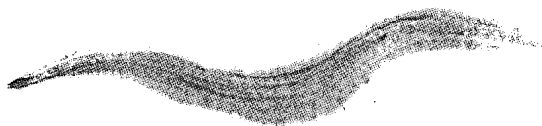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鉴于此，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与重庆出版社合作，选编了这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暨欧洲社会党译丛》。本译丛的选题原则兼顾了理论和政治实践两个层面，主要从两类著作中进行挑选。一是选择从总体角度探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社会党变革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二是选择一些研究有代表性的欧洲社会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的著作。选择的标准一是要具有一定的学术代表性，二是要在学术界或欧洲社会党内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作者都是西方学者和政治家，其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与我们有很大差别，所以书中会有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鉴别。

王学东

2007年12月25日

前言



我认为,政党和政治家的活动既令人感兴趣又令人激动,我期盼别人也持有和我一样的看法并希望我的热忱能贯注本书的始终。本书是一部比较分析的著作,这意味着本书讨论的范围和态度是不断变化的。著书必须划定一个“完成”写作的时间,对我而言,这个时间是1998年8月。我相信,本书将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能够说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发展历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书的写作需要不断地跟踪考察欧洲各国的许多政党。法国社会党(PS)的材料,我尚可胜任翻译工作,但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S)的材料,则必须拜托我的姨妈希拉·雷耶斯(Sheila Reyes)、表姐妹海伦·雷耶斯(Helen Reyes)和珍妮·雷耶斯(Jayne Reyes)帮忙翻译。在此,向她们谨表谢忱。

蒙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首肯,我在书中分别使用了基茨谢尔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H. Kitselt,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opyright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和威尔《政党与政党体制》(A. Ware,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两部著作中的图表,在此谨向这两家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写作为时4年,其间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我的故乡肯特郡腾特登镇的镇议会(Tenterden Town Council)为我提供了实地采访1995年法国总统竞选的经费;卡内基苏格兰高校基金会(Carnegie Trust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Scotland)为我的伦敦之行提供了经费;理查德·斯

塔普利爵士教育基金会(the Sir Richard Stapley Educational Trust)为我提供了生活费,对于它们给予的经济上的帮助和支持,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研究得到了全系教工的支持。格兰特·乔丹教授(Grant Jordan)给了我特别有益的帮助,林恩·本尼(Lynne Bennie)、罗兰·阿克斯特曼(Roland Axtmann)、阿拉斯戴尔·麦克林恩(Alasdair Mclean)也曾提出过有益的建议。对于他们给予的学术上的帮助,以及我的指导教师拜伦·克里德尔(Byron Criddle)始终如一的支持,谨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感谢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他们给了我极其宝贵的鼓励、支持和建议(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给我以帮助和支持的人还有很多,虽然不能一一致谢,但我要感谢凯特里娜·布尔(Katrina Bull)、伊丽莎白·伯恩(Elizabeth Byrne)、海伦·史蒂文森(Helen Stevenson)、杰米·帕特森(Jamie Patterson)、玛丽·帕特森(Marie Patterson)、罗布·格兰特(Rob Grant);感谢故乡的朋友埃德·罗斯(Ed Ross)、卢安·科特妮(Ruan Courtney)、珍妮特·黑德(Jeannette Head)、朱利安·阿博特(Julian Abbott);感谢布鲁斯·米勒公司所有的员工(Bruce Miller's),特别是斯克特·约翰斯顿(Scott Johnston)、亚瑟·迪恩斯(Arthur Deans)、戈登·艾恩赛德(Gordon Ironside)。

最后,我要感谢为我和我的事业发展提供帮助的罗兰公司(The Rowland Company),特别是要感谢乔纳森·霍普金斯(Jonathan Hopkins)、乔·布赖斯(Joe Brice)、汤姆·富兰克林(Tom Franklin)、夏洛特·巴拉克洛夫(Charlotte Barraclough)、杰基·尼克松(Jackie Nixon)。

重庆出版社近期推出书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参考丛书》

主编/俞可平 李慎明 王伟光

- | | |
|---------------------------|--------|
| 《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 | 何增科 等著 |
| 《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研究》 | 张伊宁 等编 |
|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 | 季正矩 著 |
| 《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 | 张文成 著 |
| 《全球化和时代问题的基本观点研究》 | 杨雪冬 著 |

★《当代中国著名学者论丛》 主编/俞可平

- | | |
|----------------|-------|
| 《中国学者论全球化与自主》 | 俞可平 编 |
| 《中国学者论民主与法制》 | 俞可平 编 |
| 《中国学者论中国与世界经济》 | 余永定 编 |
| 《中国学者论和平与发展》 | 黄 平 编 |
| 《中国学者论生态环境》 | 叶文虎 编 |
| 《中国学者论文化与文化转型》 | 汪 晖 编 |

★《理论新视野丛书》 主编/俞吾金

- | | |
|-------------------|-------|
| 《科学发展观》 | 俞吾金 著 |
| 《资本与社会和谐》 | 孙承叔 著 |
| 《社会公正》 | 汪行福 著 |
|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目标和途径》 | 童世骏 著 |
| 《生态文明论》 | 陈学明 著 |
| 《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 | 鲁品越 著 |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多样性与变化 18

第二章 解释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的理论 34

第三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南欧模式 65

第四章 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模式 105

第五章 英国:新工党的发展 134

第六章 “新”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 168

第七章 结语 204

附录 1 受访人简历 234

附录 2 若斯潘 1995 年总统竞选宣言 248

附录 3 新的工党党章第四条 252

附录 4 老工党与新工党的比较 254

附录 5 工党政策立场的变化 256

缩略语表 259

索引 264

参考文献 278

导 论

引言

过去的 20 年,是左翼政党特别艰难的 20 年。虽然一些政党保住了自身在中央政府的执政地位,但其特有的社会观及其实践却遭到了抨击。许多人认为,这些思想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最终成为历史的遗迹。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想法,因为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与“现实存在”的东欧集团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20 世纪 80 年代,西欧的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陷入低谷,执政的政党为数不多,而且执政的党推行的政纲 (governmental programmes) 也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与目的 (means and ends) 相悖。它们未能提出一个一以贯之的明智论据,以对抗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对其信仰体系基本信条的攻击。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治和经济武库中的福利国家、经济干预和税收所发挥的作用遭到了质疑。

社会民主主义在后福特主义经济中的困境,在于是否有能力在不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或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的范围内扩大社会的平等。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打破实施社会民主主义政纲所必须的各种制度。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没有替代的政策,其价值体系的基础又遭到削弱,它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未来。

选举绩效

不过,就大众支持而言,对选举统计资料的初步考察,似乎并没有表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出现了任何实际的问题(见图 0.1 政党选举结果曲线图)。这些政党都能够维持其所获选票的份额,或者说,只有在与

政治对手的实力相比较的时候,才能说它们是衰落了。沃尔夫冈·默克尔(Wolfgang Merkl, 1992)即持这种观点。他说:“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也就是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出现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出现全面的衰落。”^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获选票的不稳定程度。不过,这也是大多数老牌政党共同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左翼政党。如果我们考察本书讨论的政党所获选民支持的水平就能注意到,目前正在执政的政党,是以低于其以往的得票率而得以执政的。英国工党(LP)成为执政党,其得票率是43%,获得了该党在下议院前所未有的最大多数席位,但这个得票率低于该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得票率,而当时工党没能成为执政党,而且工党所获的总选票数也少于1992年的保守党政府。在法国,社会党(PS)在1997年成为联合政府的领导,但是第一轮投票所获选票数低于执政的1981年和1988年。在希腊,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自1974年成立以来,所获选票持续增长,但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下跌。丹麦社会民主党(SD)、挪威工党(DNA)与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1994年稍有回升)一样,所获选票数都出现了跌落,而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SAP)所获选票在1991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之后,出现了小幅的增加。在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的得票数在其执政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持续下滑。只有葡萄牙和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获的选票稍有增加,但仍然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因此,尽管一段时期的选举结果似乎是较为有利的,但近年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普遍处于下滑状态,它们获得的选票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造成这种波动的原因有很多——经济状况、政治丑闻、反对党的策略和政策、执政时间的长短——这未必能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本身的衰落。

① W. Merkl, “After the Golden Age: Is Social Democracy Doomed to Decline?” in J. Maravall (ed.), *Socialist Parties in Europe* (Barcelona, Institute d’Edicions de la Diputació de Barcelona, 1992), p. 199. 他还认为,在出现管制市场的要求时,社会民主主义将会再次繁盛,见 R. Cuperus and J. Kandel, “The Magical Return of Social Democracy—An Introduction”, in R. Cuperus and J. Kandel (eds),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in Progress* (Amsterdam, Wiardi Beckman Stichting/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1998), p. 13.

